

灵寿先驱

中共灵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灵 寿 先 驱

中共灵寿县委党史资料
征集办公室编

1985·8

目 录

序.....	李九元 (1)
肝胆照乾坤	
——记郝志明烈士.....	(3)
逆境强者	
——记王锦堂烈士.....	(13)
牛庄民兵斗争的故事.....	(23)
荣军旗帜——张树义.....	(32)
他是一个普通的党员.....	(40)
巾幗英烈 浩气长存.....	(48)
——记女烈士张乐珍同志	
特功功臣刘铁妮.....	(53)
民兵英雄杜庆梅.....	(59)
妇女的典范.....	(68)
憨厚的庄稼人.....	(74)
附：聂义秀同志给灵寿县委的信.....	(81)
陈庄战斗.....	(83)
附一：陈庄战斗烈士英名录.....	(92)
附二：陈庄战斗中阵亡的民族英雄郭征同志.....	(94)

序

李九元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看到县委党史办公室撰写的《灵寿先驱》一书，十分高兴。这是一份翔实、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当今进行共产主义理想、纪律教育的生动教材，很值得一读。

抗日战争时期，灵寿县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前哨，又是通往冀中的咽喉要道。陈庄一带山区，是抗日根据地的腹地，边区政府及许多重要机关曾居于此，而县城附近平原地带则为日寇所盘踞。日寇为达其摧毁我抗日根据地之目的，在县境中部开挖封锁沟长达八十华里，从滹沱河边到王母观山顶，修筑碉堡五十余座，频繁扫荡，步步蚕食，疯狂地制造无人区，兽蹄所至，村庄毁灭，田园荒芜，父老姐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灵寿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县府机关“追敌而居”，抗日组织遍及各地。在层峦迭嶂的山岗上，在磁河岸边的密林中，在平原丘陵的青纱帐里，到处活跃着抗日的健儿，到处响彻着抗日的歌声。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涌现出许许多多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英

雄人物，创造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光辉灿烂的革命业绩。勇猛顽强、与敌血战到底的王锦堂烈士，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郝志明烈士，以生命掩护革命干部的张乐珍烈士，勇敢杀敌、身残志坚的荣军旗帜张树义，拥军支前、功绩卓著的何连荣，智勇兼备的民兵队长贡焕玺，送子参军、一心扑在抗日工作上的党支部书记焦老向，特功功臣刘铁妮等同志的斗争事迹，就是全县人民同敌殊死搏斗的一个缩影。

革命前辈们不顾身家性命、全心全意为革命的献身精神，要求于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甚多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藐视困难、勇于创造、开拓前进的顽强意志，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将鼓舞全县人民，励精图治干四化，为振兴灵寿，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铮铮救国志，
巍巍中华魂，
天地存肝胆，
创业后来人。

肝胆照乾坤

——记郝志明烈士

一九四一年春天，树木已经长出浓密的嫩叶，远山近岭披上了绿装，磁河岸边的芦苇也都半人多高了。这时节，在北贾良村东浓荫深处的河滩上，你会经常见到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正围在一个年轻教师的身旁，聚精会神地倾听他讲述抗日英雄的故事。年轻教师中等身材，稍显清瘦的脸上闪动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他就是共产党员郝志明同志。

郝志明同志一九二〇年出生在灵寿县官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三八年考入设在平山县的民族革命中学学习，在校学习期间入党。毕业后，曾任灵寿县陈庄完小、北燕川完小教师，后调青廉完小（住北贾良）任校长。

战火在灵寿的大地上蔓延。处在日寇封锁沟边的北贾良村几经敌人践踏，处处残垣断壁，校舍早已被焚毁，加之鬼子不时地进村骚扰，学校已无法在村里上课。郝老师不肯让学生辍学，便把他们带到青纱帐里、磁河滩上坚持上课。没有教材，他自己编，没有笔墨纸张，就用木棍在地上写。人们称他们是“游击学校”。郝志明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游击学校”里精心培养着抗日的后一代。

十月上旬的一天，郝老师正在村北的石窝里给学生上

课。突然，村南响起了一排急剧的枪声。他急忙走出石窝一看，见村里的人们扶老携幼地跑了出来。原来日本鬼子又开始扫荡了。事态紧急，要把学生交给家长已经来不及了。郝老师就带着三十多名学生向西北跑去，一直跑到七十里以外的王母观山下。带着这么多孩子，吃饭、睡觉都成了大问题，郝老师找到当地的村干部搞了些粮食，又到各户动员蔬菜，还亲自带领大点的学生拣柴做饭，细心照料着孩子们。鬼子扫荡过后，他才带着孩子们又回到了北贾良。家长们含着感激的热泪说：“郝老师真不愧是人民的好老师。”

一九四三年十月，郝志明同志由六区区长调任正定县教育科长。他一直坚持在环境极为恶劣的六区（指现在的灵寿县北洼、南寨、西托、三圣院等乡和城关镇东部村庄。那时正定县全境沦陷，正定县抗日政府借住灵寿县的北贾良，为方便工作，四二年冬季将这一带暂划归正定，仍为六区）活动，每个村庄都踏遍了他的足迹。他多次把敌占区的教师集中到游击区进行培训，亲自给他们讲课，使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学会对敌斗争的艺术，把敌占区的学校都变成了我们的学校。当时，每个学生都有我方和敌方的两种课本，平时读我们的书，只把敌人的书本放在课桌上摆个空样子。敌人来了，就把我们的书收藏起来，拿敌人的书来遮掩。郝科长一直把我们的教育工作开展到灵寿县城周围，使敌占区的教育坚持了抗日救国的政治方向。

为了加强对敌人的政治攻势，郝志明同志带领沟外的教师，晚上悄悄地摸进沟里，分赴到各村，配合敌占区的教师涂掉敌人“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反动标语，

换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汉奸走狗”、“反对投降、反对倒退”、“把日本赶出中国去”等抗日标语。起初，敌人把我们的标语视为洪水猛兽，十分害怕，我们晚上写，他们白天涂。这也是一场持久战，人民战，我们人多，涂了再写，各处都写，敌人也就无可奈何了。他还组织教师和大点的学生，晚上到敌人据点附近找个隐身的地方，对敌人喊话和唱抗日歌曲。一到晚上，这里传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把鬼子吓破了胆呀，错把咱游击队当作了大兵团哪”；那里响起“……死心踏地当汉奸，只有死路一条，及早投诚，才是唯一出路”的喊话声。晚上敌人不敢出来，只能缩在碉堡里打一阵虚枪。伪军们听了我们的宣传，军心动摇了，有的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不敢明目张胆地作坏事了，有的托人暗中与我方联系。强大的政治攻势从心理上瓦解着敌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凌晨，日寇包围了灵寿城北的北托村。敌人在村民李洛九家找到了地道口，向地道内施放烟气，熏死了钻在地道里的李老多等几名群众，烧死了李麦秋，抢走大批粮食和财物，烧毁了许多房屋，并抓走了几十名群众。当时，郝志明和六区区长罗平、区组织委员杨家贵正住在院同村。傍晚，北托村的妇女干部梁文文找到他们，报告了北托遭劫的情况。三人闻讯，当晚赶到北托村去作安抚工作，给军属、干属及受灾大的群众发放了一点粮食。事毕，又连夜到距北托村二里的相托村，在伪保长朱米贵家给干伪事的人员上了政治课，还召开党员会，给同志们讲了抗日形势，布置了一些工作。开完会已是后半夜，三人

出了相托村，准备到良同村住宿。不料他们在北托村活动已被汉奸探知，并报告了灵寿城的敌人。敌人当即派出队伍分东西两路包围北托，在相托村北与郝、罗、杨三同志相遇。当时，郝科长、罗区长走在前头，老杨同志因解手落后了几十米远。因为没有月色，周围漆黑一团，郝、罗二同志直到与敌人走个顶头，才发现遇到了鬼子，急忙拔枪射击。鬼子兵端着刺刀扑向了他们。罗区长身中数刀，昏倒在地，敌人复刺两刀，以为他已死，转身离去。郝科长当场被捕，押到了灵寿城内监狱里。

一九四四年一月三日，正是北方的隆冬季节，伪县政府的审讯室里寒气逼人，阴森可怖，仿佛连空气都被冻得凝结了。几个伪警察耸着肩，瑟瑟地站在两旁，象一个个幽灵。伪县长孔云亭装出一副斯文人的神态，打量一眼他面前昂然挺立的对峙，慢条斯理地问：

“你姓郝吗？”

“你不是知道吗？”郝志明同志以问代答，连看都不屑看他一眼。

“你是北边（指我们的解放区）的教育科长吧？”

“是又怎么样？”

孔云亭装出毫不介意的样子，皮笑肉不笑地哈哈一声说：“好，我佩服郝科长的胆气和才干，咱们都是圣人之徒，有事好商量。我听说你在北边当科长，是顶有办法的，把你们的教育工作一直开展到我的城下。现在请你给我们当教育科长，也定然会搞得不错的。你看怎么样？”

“给你们当科长？要我当伪科长？不，我恰恰缺少你需

要的才干。”

“你是指什么才干？”孔云亭见郝志明说得谦虚，认为他有了转机，轻声而急切地追问一句。

“象你似的，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甘愿给日本强盗当走狗，认敌作父，卖国求荣，下流到不知羞耻的才干！”郝志明知道，对孔云亭这样的铁杆汉奸，晓之以理是没有作用的。他想激怒敌人，尽快结束这场无聊的谈话，逼敌人拿出真格的来。从被捕时，他就作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他要以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气概，从心理上战胜敌人。

孔云亭的笑容不见了，脸上一阵青，一阵紫。他颤抖着向前迈了两步，又蹙回来。他真想大吼一声，立刻让刑警把郝志明扯下去毒打一顿。可是，他没有这样作，他不肯轻易地放弃这个向主子献功的机会，正象输光了的赌徒，在绝望中还想再捞一把。略作沉思之后，他说：

“郝科长，不要政治偏见太深吧。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那边吃不上喝不上，穿得象叫化子，朝夕奔波，性命难保，那如到这边来，位显禄高，富贵荣华，风流不尽。至于国家，中日亲善，共存共荣……”

“住口！”郝志明怒不可遏，“真是无耻之尤！我问你，日本法西斯强盗奸淫虏掠，穷凶极恶，这能叫亲善？杀人放火，残害我无辜同胞，这就是共荣？告诉你，中国人民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你们这群汉奸走狗，到头来决没有好下场！”

孔云亭被骂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好给自己找个台阶，说：“请不必激动，本来嘛，数年成见，一旦难消，一时想不通，再好好想想，咱们以后再谈。”说完，挥挥手，

刑警把郝科长带了下去。

郝志明同志又被关进了那间阴暗潮湿的临时监狱，同狱的人们悄悄围上来，关切地问他受刑了没有。他们都是上个月二十八日那天从北托村抓来的民众。郝科长知道他们中间有干部，有党员，就对他们说：“敌人知道我是八路军干部，想引诱我投降，没有动刑。哼，让我投降，那是异想天开！”停过片刻，他又说：“我已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希望乡亲们也都要往坏处想想，要有受刑的准备，你们要一口咬定都是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正说着，监狱的门打开了，两个伪军端着饭菜走进来，说：“郝科长，孔县长让你送来的。”郝志明鄙弃地说：“端出去！告诉姓孔的，我是中国人，饿死也不吃这汉奸饭，叫他死了心吧。”

下午，北托村给被抓的人送饭来了。一个老大娘把饭送到郝志明跟前说：“没有好吃的，你将就着吃点吧。”说着从竹篮里拿出一个玉米面饼子，拇指用劲一捏，按了个小坑，然后送到他手里。郝志明趁伪军不注意，在小坑处取出一个小纸卷，夹在手指缝里。回到牢房，他展开纸条，上面写着：“一、告诉大家，家里人正设法营救；二、寻机挖墙越狱。”郝把纸条塞到嘴里嚼烂。晚上，他组织大家轮流往后墙小便，把墙缝浸湿，用碗片挖开砖缝。不料未及挖透，被敌人发觉了。越狱计划落了空。

一月六日上午，郝志明同志再次被提出监狱，但是没有带到刑讯室，却被带到孔云亭的客厅。客厅里除孔云亭外，还坐着伪特务系长、宪兵队长、财办股长几个汉奸头目。郝志明一进门，几个家伙一齐站起来，点头哈腰地请他入席，五六个伪军忙着上菜、斟酒。孔云亭离开座位说：“我来介

绍，这位是郝科长，郝志明先生。这几位是我的朋友，大家仰慕郝先生雄才，想和郝先生交个朋友。郝先生请坐，我代表诸位先敬郝先生一杯，为郝先生接风。”

郝志明站在桌边，嘲弄地说：“各位是日寇的汉奸走狗，我是抗日民主政府的科长，水火不容，咱们交朋友，岂不滑稽可笑？”

“哪里，哪里，咱们今天不谈信仰，只叙私人友谊。”财办股长马××赶紧出来打圆场。

“好吧，看在都是中国人这一点上，我就向你们进一言。现在苏联红军已经开始反攻，德寇败局已定。日本侵略者势单难撑，抗日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他滔滔不绝地讲述国际、国内形势，敌人几次要打断他的话，他却不容插嘴。“如果你们及早悬崖勒马，还可为自己留条后路。”

“姓郝的，识点时务，你应该知道你的处境！”伪宪兵队长张××跳起来喊着。

“处境？处境又怎样？无非是一死。共产党员为国捐躯，死得其所。象你们当汉奸，出卖灵魂，出卖祖国，活着，行尸走肉，千人唾骂；死了，历史罪人，遗臭万年。你们倒真该想想你们的处境！”郝志明慷慨陈词。

“你放肆！”张××气得脸色惨白，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啪”的一掌拍在桌子上，震得杯盘叮当作响。由于用劲过猛，痛得他又甩手又咧嘴，丑态百出。

“别那么张牙舞爪，不过是一条走狗罢了。”郝志明轻蔑地说。

孔云亭没有得到主子的许可，不敢闹翻，只得出来打圆场：“话不投机嘛，不要伤了和气。”他挥了挥手，几个伪

军急忙走上来，把郝志明带走。

在监狱里，郝志明同志得悉六区委杨家贵等同志正在多方设法营救他。他是多么渴望冲出这牢笼，再和同志们并肩战斗啊！他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爱和恨。想到爱，他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婷婷玉立的青年女子——未婚妻小梁的身影。那是个多么好的姑娘啊！纯朴、善良，又有一股男性的刚毅。他和她在艰苦的工作中相识，在火热的斗争中加深着爱情。他们曾约定：赶走鬼子再结婚。现在，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方的天际，而他却身陷囹圄，很可能就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又想到自己双鬓斑白的母亲，是她，给了自己血肉之躯，一把泪、一滴血地将自己哺养成人。自己没能很好地孝敬她老人家，反而使老人家整天为自己提心吊胆，大哥的牺牲，已经给老人家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如果再听到自己的不幸消息……他的眼里不禁噙满了泪水。但是，他想到了自己的责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打倒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是人民的渴望，是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使命。为革命献出自己一腔热血，死而无憾，饱经风霜的母亲，也一定能为儿子的作为感到骄傲。他从送饭的老大娘口中听到营救他的消息：敌人提出，必须写悔书才允许花钱赎出，而这条路，他是死也不能走的。他给组织捎回口信：请组织放心，我郝志明是不会向敌人屈服的。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就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向同狱的难友作思想工作，鼓励大家要顽强地斗争，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敌人不肯认输，他们不相信一个读书人能顽强到底。孔

云亭在洋主子授意下，又玩弄新花招。他命令伪军一连两天不给郝志明同志吃饭喝水，到一月九日，经过精心策划，他又粉墨登场了。他摆好一桌饺子，两个日本人先坐在了那里，算是陪席，尔后把郝志明同志“请来”。他装模作样地说：“郝科长，恕我照顾不周，实在对不起，下边的人竟瞒着我不让你吃饭，真是胡闹，我会处罚他们的。人是铁饭是钢嘛，不吃饭怎么行，现在不说别的，先吃饭。”说完，几个人都站起来，“虔诚”地请郝入席。

郝志明傲然地站在桌前怒视着孔云亭说：“姓孔的，收起你的鬼把戏吧！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饿死也不会吃这种出卖人格的饭。”

“郝科长，别执迷不悟，就凭你们那几条破枪能战胜皇军？白白送掉性命。蝼蚁尚且惜命，难道你……”

“闭住你的臭嘴！”郝志明喝断孔云亭的话，“我姓郝的绝不会贪生怕死，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党的事，你别枉费心机了。告诉你，中国人民吓不倒，也杀不绝，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劝你及早改邪归正，否则，人民是不会饶恕你的！”

一个鬼子见此情景，向着郝志明吼道：“你的，死了死了的。”随手举起一条木棒将郝志明打倒在地。郝志明就势一脚把桌子踢翻，饺子洒了一地。一群鬼子扑上来，把郝志明同志拖进了刑讯室。

郝志明同志被打得遍体鳞伤，一条腿被打断了，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敌人黔驴计穷，终于一月十日清晨，将郝志明同志提出监牢，押往城西南的刑场。郝志明同志高呼着：“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噩耗传来，六区干部群众无不为之落泪。区委委员杨家贵同志，花二百元钱托人进城把烈士的遗体抬到良同村入殓，而后带良同民兵深夜将尸体运回烈士的家乡官庄村。路上，老杨同志心事很重，他最担心的是烈士的老母亲。老人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郝志太，一九四〇年支援百团大战，因劳致疾病故，去年志明的爱人也患瘟疫病故，二儿子志明、三儿子志信都是抗日干部，平时无暇顾家，老人在家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力撑全局，现在又遭此大难，上年岁的人，怎能经受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老杨迈着沉重的步子默默地走着，他在苦苦思索着如何安慰老人家。

杨家贵护送灵柩到烈士的家乡，把郝志明同志英勇牺牲的经过告诉了郝妈妈和众乡亲，郝妈妈强忍住摘心的悲痛，说：“志明作的对！他大哥牺牲了，他也牺牲了，他们是为抗日救国死的，死的光荣，我不难受。”说着，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在场的人无不哭泣。老杨同志安慰郝妈妈说：“您儿子为抗日牺牲了，我们都是您的儿子，您是我们的好妈妈，我们要象志明同志那样勇敢斗争，一定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为死难的同志报仇。”郝妈妈说：“你们放心吧，我这把老骨头也要为抗日出点力。咱中国人是杀不绝的！”

英雄的儿子，伟大的母亲，他们就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缩影！

逆境强者

——记王锦堂烈士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朔风，飞雪。

天，灰蒙蒙的，地，灰蒙蒙的，好象整个世界都卷进了铅色的混沌中。疏疏落落的村庄裸露着斑斑剥剥的残垣颓壁，萧瑟而又荒凉。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灵寿六区人民，本来已经沥血的心上又受了这沉重的一击，他们陷入了极度的悲愤中。这难道会是真的？然而噩耗确实传来了，由于汉奸告密，六区区长王锦堂同志一行五人被叛徒杜鸿华带领的伪特务队、宪兵队包围在三圣院村一户农民家里，他们临危不惧，奋勇冲围，不幸王区长和武工队员姚常太同志遭到敌人火力攒射，壮烈牺牲。王锦堂同志二十九岁，姚常太同志只有二十二岁，这青春的年华，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啊！老年人在默默地为他们淌泪，小伙子们个个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烈火……

(一)

王锦堂，一九一四年生于灵寿县护驾瞳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衣无食的贫困生活使他从小就产生了对旧社会的强烈不满，他渴望着打碎封建剥削制度，推翻那吃人的旧社

会。一九三七年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灵寿县，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开展抗日活动。王锦堂的心里第一次滴进了真理的甘露，萌发出革命的幼芽，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第二年，县区抗日民主政府相继建立。王锦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脱产干部，调到四区任财政助理员，一九四一年秋调任六区区长。

当时的六区，管辖着大东关以东，韩洼、北贾良以南，直到与行唐、正定交界的广大地区。大部分村庄在日寇挖的封锁沟以里，那里三里一碉，五里一堡，敌据点林立，是敌我斗争极为残酷的地带。一九四一年日寇在“秋季大扫荡”中，疯狂地推行“三光”政策，我山区根据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根据地地域逐渐缩小，经济日趋困难，到冬天，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衣。吃的黑豆饼子，经常连食盐也吃不到。在艰苦的环境中，有的干部动摇了，退缩了，个别人甚至投敌叛变当了汉奸卖国贼。王锦堂同志调到六区后不久，区农会委员刘吉英、治安协助员张振德、区委书记杜鸿华等先后投敌当了汉奸。杜鸿华一投敌，趁叛徒嘴脸尚未暴露，他通知六区各村支部书记到东托村开“紧急会议”，妄图将全区支书一网打尽。在敌占区大白天开会，事态反常，不少支书有所警觉，没有冒然参加，仅南托、北托等五个村的支书到场，结果全遭逮捕。不久，杜鸿华公开当了伪谍报班长，狂吠着要在一个星期内把六区共产党员肃清，一个月把全县共产党员网尽。他将六区干部、党员名册奉献给日寇，带领日本清乡队、特务队和伪警察，每天串村搜捕我党员、干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有七十多名同志相继被捕，许多